增修補註正續歷代通鑑輯覽

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漢

孝元皇帝

[癸酉]初元元年春正月大赦　是月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賦貸種食（顏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貸、假也、）

三月立皇后王氏（即王政君、）　后父禁有四女八男后次女也長男鳳（字孝卿、）次曼（字元卿、）譚（字子元、）崇（字少子、）商（字子夏、）立（字子叔、）根（字稚卿、）逢時（字季卿、）禁多取傍妻惟鳳崇與后同母（母李、禁適妻、妊后在身、夢月入其懷、後以妒出、）后既立禁封陽平侯（食邑東郡、永光二年、禁卒、鳳嗣侯、）

夏六月大疫　詔大官省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秋九月關東大水饑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人或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以貢禹（貢氏子貢之後、以字爲氏、禹字少翁、琅邪人、）爲諫大夫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吉與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上悼之、遣使者弔祠焉、）禹至拜諫大夫問以政事禹奏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

輸物不過十笥今正作數千歲費鉅萬廐馬食粟將萬匹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己也帝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遷禹爲光祿大夫

初置戊己校尉師古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己寄治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以戊己爲名也有戊校尉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使屯田車師故地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與匈奴今匈奴款服故復屯田其地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詔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孫德子後改名向獄皆免爲庶人時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望之堪副之二人皆以師傅舊恩望之前以御史大夫左遷太子太傅堪亦前爲太子少傅帝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選宗室明經有行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目磾姪上之子安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匡正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爲中書謁者弘恭沛人僕射注見前石顯濟南人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及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顯巧慧能深伺人主微旨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與高表裏望之既患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令百官表中書謁者黃門僕射署長中黃門管屬焉諸

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帝不聽而出更生爲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以備諫官鄭朋（會稽人）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許史罪過堪白令待詔金馬門（注見前）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事曰皆堪更生教我待詔華龍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乃令二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事下恭顯推問恭顯因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請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說上皆免爲庶人

夏四月立子驁爲皇太子　待詔鄭朋奏張敞先帝名臣宜傅太子上問蕭望之望之曰敞能吏任治繁亂材輕非師傅之器上欲以爲左馮翊會敞病卒

冬賜蕭望之爵關內侯　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朝朔望坐次將軍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十二月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

令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彰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爲請考姦詐辭服遂繫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太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爲九卿、坐與望之謀排許史、而欲專擅、幸不伏誅、復蒙徵用、又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官散騎中郎）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魯人、徙平陵、事望之受論語、時顯用事、百僚畏之、惟御史中丞陳咸、年少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陳咸、字子康、萬年子）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之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帝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詔令長子伋尚爲關內侯、每歲時遣使祭其冢）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乙亥】三年春罷珠崖郡　珠崖諸縣叛（儋耳、珠崖、民暴惡、數犯吏、自武帝元鼎六年置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凡六反、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崖、宣帝神爵三年、珠崖三縣反、甘露元年、九縣反、嘱發兵擊定之、至是又叛）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待詔賈捐之（詔、音孫）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繁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奏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不能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從之詔罷珠崖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以周堪為光祿勳張猛（堪弟子、）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名延、其祖父姬嘉、武帝時封、）為周承休（故城在今河南汝州、漢立周後、國于此、後廢、）侯

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　禹由光祿大夫遷長信少府帝用禹言詔大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田官（北假、地名、在吳喇忒西北、史記、秦使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即此、）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省刑罰七十餘事時御史大夫陳萬年卒以禹代之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帝嘉之十二月卒

以長信少府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為御史大夫

【戊寅】永光元年春正月郊泰時　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民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卽日還（是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韋玄成爲御史大夫　上自卽位連年災害言者歸咎大臣於是上以朝日引見丞相責以職事定國等惶恐上書自劾乞骸骨乃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

城門校尉諸葛豐（葛伯之後、居琅邪諸縣、人謂之諸葛、遂以爲氏、豐字少季、琅邪人、）有罪免左遷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注見前、）令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封事諫（略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于朝、則萬物和于野、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正臣進者、治之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用賢如轉石、去邪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陛下誠深思天地之心、以揆當世之變、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帝內重堪又患衆口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帝欲以爲助乃問興朝臣斷（魚巾反、）斷爭辨之意不可光祿勳何邪興傾巧謂帝疑堪因順旨曰堪非獨不可于朝廷卽州里亦不可也臣前見衆人以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爲國養恩也帝于是

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帝不直豐乃詔御史曰豐前數稱堪猛之美爲司隸校尉專作苛暴（京師爲之語曰、閒何閎、逸諸葛、言何久不見、以逸諸葛故也、）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己而反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忽己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待詔賈捐之棄市　初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風俗通、五鹿衞邑、晉文公封舅犯于此、後因爲氏、充宗顧邱人、顯之黨、時爲少府、）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眞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用且與合意卽得入矣卽共爲薦顯奏稱其美捐之又作薦興奏以爲可試守京兆尹顯聞其謀白之帝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旦

【己卯】二年春二月以韋玄成爲丞相（玄成前卽一級、爲關內侯、至是爲相、復封扶陽侯、）

夏六月以匡衡（匡以邑爲氏、衡字稚圭、東海承人、）爲光祿大夫　衡爲給事中（初衡以明經稱、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

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長安令楊興說史高辟爲讖曹高薦于上、上以爲郎中博士、遷給事中、上問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施也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尚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敎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氣也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中正遠巧佞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鴻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光祿大夫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破之　羌反上詔丞相玄成等入議右將軍馮奉世曰西羌近在境內背叛不以時誅無以制遠臣願帥

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今叛羌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之兵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以萬人分屯三處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將相扇而起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遣奉世到隴西分屯三處護軍都尉韓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爲所破殺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上爲發六萬人（以太常任千秋爲奮威將軍將五校並進）冬十月大破羌虜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明年奉世還賜爵關內侯）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爲濟陽（故城在河南蒲封縣）王（後徙山陽復徙定陶王傳昭儀子）

【辛巳】四年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大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管尚書尚書五人（漢舊儀尚書四人爲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尚書主外國事成帝始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是時尚書員止四人胡三省曰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雖未有定員實亦五人也）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

喑　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于公車劉更生傷之、乃著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以悼之、更生亦坐廢十餘年、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立廟不應古禮直正定高祖時、令諸侯王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爲太宗廟、行所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守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廟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衞思后、戾后子、戾后、亦各有寢園、故禹請毀之、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衞思后、戾太子母、帝是其議至是行之時禹已先卒、尋復從韋玄成議毀太上皇孝惠帝寢廟園事在五年、後又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事在建昭元年、後五年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衞思后園、竟寧元年春、又復孝惠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復悉毀之、至成帝河平三年、以無繼嗣、又復太上皇寢廟園、

〔壬午〕五年以匡衡爲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又傅昭儀傅出商傳說之後、以地爲氏、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猛勇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臣又聞室家之道修而天下之理得故

聖王必愼后妃之際別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嫡子冠乎阼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河決初武帝既塞宣防見元封二年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漢書地理志魏郡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東北至章武入海過郡四行千五百里水經大河故瀆自沙邱堰南分屯氏河出焉今山東之館陶冠縣邱縣莘平高唐及直隸之大名景縣鄚津南皮滄縣鹽山俱有屯氏河故道東北入海寰宇記毛河在清池縣西南至鹽山入海蓋自隋時誤以屯氏爲毛氏後遂直稱爲毛河也清池故城在今直隸滄縣鹽山今縣屬直隸津海道廣深與大河等晉其與黃河經流相等也馮智舒以大河源出登州棲霞至福山入海證矣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漢郡注見前靈漢縣故城在今山東高唐縣鳴犢口類師古曰清河郡之靈縣鳴犢口也今故瀆在高唐縣南而屯氏河絕考漢書地理志鳴犢河東北至饒入屯氏河其曰絕者言饒縣以上之瀆也饒縣注見前

[癸未]建昭元年冬帝如長楊射熊館長楊宮名在盩厔縣東南三輔黃圖宮中有垂楊數畝門曰射熊布車騎大獵復幸虎圈注見前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倢伃右將軍奉世女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歎倍敬重焉傅昭儀慙于是與馮倢伃有隙

【甲申】二年夏六月立子興馮僊伃出、爲信都即廣川國、廣川、注見前、王後徙中山嘉、子衎嗣、即平帝、秋殺魏郡太守京房字君明、頓邱人、本姓李、推易自定爲京氏房學易于焦延壽梁人、字贛、亦曰焦贛、以郡吏察舉補小黃門、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于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孔穎達易正義、卦氣起中孚、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餘六十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餘有五日四分日之一、每日分爲八十分、五日分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分爲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卦各得七分、是每爻直一日有奇、而每卦直六日七分也、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好鍾律知音聲、以孝廉爲郎屢言災異有驗上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嚮之時石顯專權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所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免冠頓首言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水旱螟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備矣、因曰陛下視今爲治邪爲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尙何道房曰今所任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所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後卒不能退顯顯與五鹿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顯知房與張博爲淮陽王求朝奏草博淮陽王之舅從房受學以女妻房博知帝欲用房而爲衆所排欲令王上書求入朝以助房因記房所說災異及爲王求朝奏草皆持以與王告房等泄漏省中語誹謗政治註誤諸侯王皆下獄棄市妻子徙邊初房見帝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鄧弘言之弘亦坐免爲庶人自殺鄧弘字稚卿泰山剛人下御史中丞陳咸獄髡爲城旦初咸以父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萬年嘗教戒之語至夜半咸睡萬年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謟也萬年乃不復言及遷御史中丞數毀石顯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泄漏省中語有司考雲屬吏殺人上問雲治行丞相玄成奏雲暴虐無狀咸聞語雲雲上書自訟丞相具發其事下獄髡爲城旦雲亦廢錮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依附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聞衆人洶洶言己殺牆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貢禹明經著節乃深自結納薦禹位歷九卿禮事之甚備帝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先自白恐後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恣果有告顯矯詔開宮門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如此非一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惟陛下哀憐以此全活小臣上憐之益勉勞顯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冤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閏八月太皇太后崩昭帝上官后

【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謚曰共秋七月以匡衡爲丞相封樂安侯

冬西域副校尉陳湯（字子公、山陽瑕邱人、）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襲擊匈奴郅支單于于康居斬之。郅支單于自徙居堅昆（在單于庭之西、今鄂羅斯南境地、）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遣使求侍子（即駒于利受、見甘露元年、）漢遣衛司馬谷吉（長安人、）送之（賈禹匡衡以爲郅支攝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願送至庭、許之、）既至爲郅支所殺。郅支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會康居遣使迎郅支、欲與合兵取烏孫。郅支素怨烏孫、遂引兵西。康居王以女妻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烏孫大昆彌至于此、）烏孫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里。郅支自以大國、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屍、皆困辱之、不奉詔。陳湯乃與甘延壽謀襲郅支（湯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烏孫、大宛、如得此二國、久之必爲中國患、今發屯田吏士、騶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上疏自劾。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溫宿國、治溫宿城、）進薄康居城下。鹵楯在前、戟弩在後。土城外有木城、發薪燒之、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康居引卻。漢兵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縣槀街（顏師古曰、槀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十日（四年以誅郅支告祠郊廟、歆天下、羣臣置酒上壽、）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王穉之女）賜之單于喜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以休天子民人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以十事對（略曰，臣聞北邊塞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孝武世斥奪此地，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邊境得用少安，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纔足候望，通烽火，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設關梁，置屯戍，非獨爲匈奴，亦爲諸屬國降民逃亡，四也，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起而背叛，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子孫貧困，必出亡從之，六也，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七也，盜賊犯法，亡走北出，八也，起塞以來，卒徒勞苦，功費久遠，不深惠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卒有他變，障塞破壞，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少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陰山以廣曰，在五原北，考陰山橫障漠北，起寧夏賀蘭山，當河套北，亙吳喇忒，歸化城之境，蜿蜒而東，隨地易名，蓋數千里，侯應以爲東西千餘里，亦約略言之耳）對奏上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許嘉（延壽子，大司馬車騎將軍，襲封平恩侯）諭單于曰單于上書嚮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歸號王嬙，爲寧胡閼氏）

三月以張譚爲御史大夫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由健仔進昭儀，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帝時始置）心欲附之薦昭儀兄逡（字子翼）修敕宜侍帷幄帝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